



《钢的琴》导演：张猛

主演：王千源 秦海璐 张申英

类型：喜剧

诗意的残酷

文\本刊特约撰稿 方洛洛

《钢的琴》是一部被多个电影节“交口称赞”的电影，这一点在它那明晃晃的黄色海报上就可见一斑：2010 年，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2011 年，悉尼中国电影节“评委会特别推荐奖”；2011 年，迈阿密国际电影节“最佳国际电影奖”；2011 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

能够获得如此多电影奖项的垂青，恐怕更会令普通观众敬而远之。毕竟，从电影的名字上判断，“钢的琴”显得太文艺了，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那些节奏慢得令人发指，只迎合一小撮重口味文艺爱好者趣味的电影。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就误解了《钢的琴》。恰恰相反，《钢的琴》即使是文艺的，也属于大众的文艺。它绝不会令你哈欠连连，只会让你接二连三地被逗乐：一个离了婚又下了岗的中年男人陈桂林，靠着吹拉弹唱赚点小钱过日子。本来日子就这么波澜不惊地往下过了，可他那位一直梦想着“过着不劳而获生活”的前妻忽然半路杀出来，要讨回女儿的抚养权。前妻嫁给了一个卖假药的，生活富庶，动不动就用糖衣炮弹蛊惑女儿，陈桂林想用钢琴挽留住女儿投奔前妻的心，可是买琴吧，他没

钱，借钱呢，又借不来，偷琴呢，专业水平还不够，于是只能突发奇想打算造一架钢琴……

《钢的琴》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把一个苦情的戏码变成了一个生趣十足又激动人心的故事。它不像某些电影，以苦为骄傲，以催人泪下和让人堵心为目的，而是用黑色幽默和抒情的方式表达生活中的辛酸、无奈甚至残酷。

从电影一开头，观众就能嗅到这股味道。陈桂林和他组织的小乐队正为一个葬礼演奏，秦海璐扮演的下岗女工淑贤是主唱，他们唱的歌是苏联民歌《三套车》，乐曲忧伤而苍凉，可却遭到了死者儿子的嫌弃：歌曲节奏太慢，让死者走在归天路上的步伐太沉重了。于是，陈桂林他们就把哀乐换成了节奏强劲的《步步高》，让死者加快归天的步伐。

《钢的琴》之所以能够从国产电影中脱颖而出，获得国内外多个电影节的青睐，还有重要的一点不能忽视，就是整个故事的大背景——改革初期的东北老工业城市。曾经的东北，作为重工业基地辉煌一时，可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袭来，老工业基地逐渐衰落了。电影里的两根要被炸掉的大烟囱就是老工业文明最后的挽救。

陈桂林和他为了造钢琴而召集来的一群弟兄都是工业城市衰落后的底层小人物。在工业发展的年代，他们是辈儿有面子的工人老大哥，改革开放后，他们成了经营小乐队的私营者、开猪肉铺的屠户、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木匠、玩牌出老千的二混子、开锁的锁匠、给学校打更的中年大叔……因为造钢琴，这群昔日并肩战斗过的工友们重新聚集到一块，在造钢琴的过程中，他们也逐渐找到了昔日生活的亮光，而造钢琴，也从仅仅是帮助朋友留住女儿的私事，变成了每个人的梦想，这种重温昔日辉煌的梦想几乎成了一种自我救赎。

所以，即使陈桂林已经不再需要造一架钢琴而挽留住女儿，这群弟兄仍然继续打造着钢的琴。电影结尾，伴随着钢琴竣工的，是一段诗意而抒情的歌舞。这正是梦想完成后的纵情释放。

最后要提到的是《钢的琴》中的两大特色：一个是东北特色，导演张猛，男、女主演王千源和秦海璐都是地道的东北人，东北人那种特有的“赵本山式”幽默贯穿着电影始终；另一个是音乐特色，电影中大批量地使用了苏俄和东欧风格的音乐，这些音乐增添了电影的诗意和抒情味道。

很多人说，2011 年上半年，最值得一看的国产电影就是《钢的琴》。的确如此。 



事动人 情真挚

文\张惠宁



影片中，不断反复出现的一幢幢颓败的厂房，一台台废弃的机器和一个高大的烟囱，都在讲述故事发生的地方，是曾经重工业发达的东北某城市，主人公就像那些厂房、机器和烟囱一样，过去在工厂里的荣誉和辉煌，早已远走，现在，他们是窘迫的下岗工人，需要谋生，需要想办法赚钱养孩子，困顿，窘迫。

主人公陈桂林偏偏还有一个浪漫的梦想，想把女儿送进音乐的殿堂。“我爸爸给我取名叫桂林，就是希望我能像桂林山水一样甲天下”，会弹手风琴的陈桂林想要给女儿弄一部钢琴，特别当这个梦想还与能不能留住女儿联系在一起时。片中陈桂林前妻出现时总是衣着光鲜，显示出与陈桂林那个狭小的房子格格不入，在能挣钱的假药贩子和只会用纸在桌上给女儿画钢琴的丈夫之间，她选择了前者，并且坚定地相信，女儿跟着陈桂林没有好日子过，“跟着卖假药的后爹，也总比跟着后妈上街卖唱强”，前妻的一句话，不动声色地反映出穷困对家庭 and 情感的摧毁力度。

然而真挚的情是无法摧毁的，在 107 分钟的电影里，电影以陈桂林为中心，以他决心要为女儿造一架钢琴为线索，以优雅配乐为烘托，向观众展示了小人物间真挚感人的情感。其中有父子情，父女情，兄弟情和男女情。电影在处理这几段情时，绝不拖泥带水，而是用精心选择的画面，简洁的语言，一笔带过，情感内敛，不放纵的悲伤和似乎夸张的喜悦，让人过目不忘，欲泣无泪。

最复杂的当数兄弟情。当听说陈桂林要借钱买钢琴时，他们能躲则躲，因为他们同样困顿，不过是落魄的“大哥”，街头的“混混”，卖肉的小贩和配钥匙的小弟、做饭的师傅等。经济上的无力，哥们情在经济困顿面前显得无力。如果你就此轻率地得出世态炎凉的结果时，就会犯了简单下结论的毛病。当纷飞雪夜里，哥几个借酒壮胆，翻过学校的墙头，想要为陈桂林偷一架钢琴时，那架式，简直可说是壮怀激烈，任谁都会被那种悲壮的友情所打动。

父子情，简单勾勒。夜晚，陈桂林一边和老父亲配合着将毛线绕着线团，一边看着女儿在纸画的键盘上练习手形，“你们两个都注意手形”，简单的一句话将父子俩同心坚守共同面对生活风雨的状况，将无奈而又坚韧的男人形象刻画了出来。毛线球也为后来的情感波折埋下伏笔。

对白看似简单，随意，却暗含丰富语义。没有废话，一语中的，或许是这部电影的语言特色。

比如片中，陈桂林奔走于跟女儿造琴的宏大目标中，不免疏于考虑下岗女工淑贤的感受。秦晓璐饰演的下岗女工，一直在默默支持陈桂林，让人庆幸他在困境中还有如此难得的一份情。夜晚，淑贤请求陈桂林留下时，陈桂林一句“女儿的毛裤还没织完呢”让人鼻子发酸，也暗示了两人情感将出现波折。

女人跟好哥们上床了，兄弟背叛了，陈桂林放弃了造琴，主动对前妻说你把女儿领走吧。各种情谊似乎即将面临鸡飞狗跳的结局。

其实在陈桂林的心中，很难说哪一种情能占上风。只是在不同时段里，不同的情会占主角，归根结底，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最终他以一句“我现在可以娶你了”让局面回归正常。以宽容化解了隔阂，他内心不是不痛，而是他能更深刻地理解别人的痛。作为各种情感的交汇点，陈桂林的举动，也决定着情感的真和善，决定着影片的走向。

影片最值得一提的是配乐。片中大段大段的东欧风情的配乐总是在关键情节处响起。这些音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优雅。以优雅的音乐配合着片中人物的心理起伏，让我觉得，音乐是想衬托出主角人物心灵的优雅。尽管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落魄，但不影响他们内心有浪漫的追求，有高贵真挚的情感。 